

轶闻掌故

“一柏先生”范贞仪(上)

□徐继康



南通老照片

南通华美照相馆摄三人合影

海陵旧话

吴彬印作论述赏析

□彭伟 李夏荣

若想印证《屢珊竹根图章歌》关于篆刻家吴彬的篆刻水平,不妨从其遗著《随山印稿》(部分录于《东皋印学》)中寻印追踪,略加分析,便可了然。纵看《东皋印学》选录20余方印作,吴彬尤擅白文印,私淑何震、许容等名家。其作尚古,尤其多字白文印,水平颇高,具有浓郁的汉印风格,布局合理,用刀纯熟,凝练厚重,堪比许容。如“雅俗共赏”:“雅共”于上,互为对称,相对稍小;“俗赏”于下,互为对称,相对稍大:留红自然,白文疏朗有度,秀雅安详。又如“书破万卷”,师法何震,布局疏密均匀,用刀老辣奔放,气息苍浑古朴,平直拙厚,堪称佳作。还有“抱朴藏真”,采用《屢珊竹根图章歌》提及的缪篆:“抱”字之“包”中间采用“屈曲回笔”,以便填红,尽管在文字上未必规范,但在布局上,虚实呼应,恰到好处。又如“我用我法”(《屢珊竹根图章歌》中即有此语),尤显吴彬自信,“我用我”三字大小相同,间距均匀,排于右列,“法”为缪篆,一字拉长,

列于左侧。两个“我”字,刻法截然不同,稳中求变,布局工美。另有“寸心千古”,正是“柳叶游丝鸟虫文”,私淑许容刀法,印文真是《屢珊竹根图章歌》所赞“细或如发分微茫”,非篆刻老手不能为。通观上述白文印,吴彬虽未入选《东皋印人》,但其治印水准,足以名列其中,毫不逊色,可谓蒙尘遗珠。

吴彬朱文印,私淑东皋派诸名师童昌龄、程邃、许容,刀法老到,冲切自如;又受文彭、何震的影响,布局追求工整,明清印人习气颇重。吴彬朱文印不及白文印,相形见绌。尤以一方朱文印“身画凌烟之阁,名藏太室之庭”为最,汉篆反刻,笔意零散,取法不高。朱文印中,也有稍好的作品,如一方“道义乘今古”,极似童昌龄所刻“高山流水有知音”“唐诗晋字汉文章”,又似许容所篆“大雅久不作”“医俗莫如书”,均是宽框格式的仿玺印章,印文字体多样,刀法老练凝重,佳作频现。无论是文字造诣,还是刀法运用,吴彬可谓蒙尘遗珠,实为东皋印人中的创新者与佼佼者。

东皋印人吴彬,虽然落选黄楚桥《东皋印人传》,但是出生书香门第,家学渊源:族人与东皋印人世家姜任修家族,屡屡联姻交游。吴彬又受吴经元等族人的影响,工画善印,所绘《幕天席地图》《寻诗图》为众多名家题跋,所刻印章,受徽派、东皋派等的影响,印面布局均匀,印文字体多样,刀法老练凝重,佳作频现。无论是文字造诣,还是刀法运用,吴彬可谓蒙尘遗珠,实为东皋印人中的创新者与佼佼者。

东皋印人吴彬,虽然落选黄楚桥《东皋印人传》,但是出生书香门第,家学渊源:族人与东皋印人世家姜任修家族,屡屡联姻交游。吴彬又受吴经元等族人的影响,工画善印,所绘《幕天席地图》《寻诗图》为众多名家题跋,所刻印章,受徽派、东皋派等的影响,印面布局均匀,印文字体多样,刀法老练凝重,佳作频现。无论是文字造诣,还是刀法运用,吴彬可谓蒙尘遗珠,实为东皋印人中的创新者与佼佼者。

崇川往事

140年前的科举考试题

□程太和

清代科举考试分四级进行:一院试(包括县试、州试、府试);二乡试(又称“省试”);三会试(又称“京试”);四殿试(又称“廷试”)。

科举考试的第一关是县试,又叫童子试。是正式参加科举考试的预考。县试的主考官是县行政长官(知县)、学官(教谕训导,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局长)。考试题由县官出题,内容来自四书(大学、中庸、论语、孟子),也有五经(诗、书、易、礼、春秋)上的一句或一节。考生只要写出三五百字左右文理通顺、字体端正的文章,再做一首试帖诗就交卷。清同治、光绪年间,如皋县每年约有二百七八十人参加考试,被认为合格者再到南通参加州试。由于县试是预考,最终能否录取要由州试确定,故县试主考官比较马虎,认为反正还有州考。州考或府考确定录取者称为庠生,或称生员,民间俗

称“秀才”。每个县录取多少名额参照该县人口及赋税情况而定。清同光年间,如皋县最多的一年录取42名,最少的一年录取17名。一般遇上皇室喜庆恩诏可多录取几名。清光绪七年(1881年)三月,省学政黄体芳(省学政衙门设在江阴)按临南通直隶州贡院,考如皋童生,所出八股文(文体为固定格式:由破题、承题、起讲、入手、起股、中股、后股、束股八部分组成,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原文)题目为《晨门》二字。这题目是从《论语》中“子路宿于石门,晨门曰奚自”一语中摘出的。根据朱熹注解,“晨门,掌城启门之人”。全句意思是,早晨,子路来到城门脚下,城门未开,负责启门者问他,您从哪里来的。考官看童生们如何描写其时情况。全场试卷已选中34本,尚未完成名额(该年度如皋县确定录取名额为35

名)。再在落卷中翻阅,未发现满意试卷,反复翻阅,忽发现内有一本以“疏星几点、明月五更”八个字的描写内容,描写子路与看管城门的人相遇时景况。黄体芳学政看中了,以第35名进学为庠生。此人第一次参加童子试,年仅十七八岁。如皋沙元炳也是这一年进学为庠生的,考试题目理所当然也是《晨门》。历届学政对一般少年童生初次考试八股文时,要求不算太高,看到全篇文字内有一两句中肯语,就能录取入泮。

江苏学政按临南通直隶州贡院,举行南通、如皋、泰兴和海门厅院试结束后,再专为百年以前沉江的通州属地“静海乡”举行院试。该乡土地虽沉没了,但居民后裔散居各地,还有极少数富家子弟,读书应试求取功名的便参加这场考试。

女子被称为先生者,都是德高望重的人。今人之中,杨绛、张充和、资中筠、叶嘉莹等因学识渊博,风骨磊落,素为世人所敬爱,被尊之为先生。而在古代,女子被称为先生者则少之又少,但在清早期的如皋,就有一位女子,被世人称为先生,备受尊崇,她就是“一柏先生”范贞仪。

范贞仪先祖叫范公仪,字祖威,是范仲淹的四世孙。他少时同侄儿范良传一同游学于大儒胡安定之门,至如皋北花源草堂讲学,遂由吴徙皋,卜居其地。其后人或为士,或为农,或为清白吏,代有闻人。到了范贞仪祖父范是式时,已是第十八世。家有春草轩,在北极门旧濠七十步之春草池上。他与刘炽、陆舜、范端、胡邦栋、朱凤台等人雅歌抬壶,酒酣抵掌,终日唱和不辍,有《春草轩倡和诗》。范是式生有两个儿子,长子范宣、次子范毅。

范宣,字祇承,号栗园,是个庠生。他更是风流不羁,声名早著。泰州著名诗人黄云(号仙裳)客春草轩,范宣与弟范毅受业门下。除了黄仙裳外,他的老师还有双虹老人陆舜、处士石璜,都是名震一时的硕儒。当时的名士张培授、范国禄、余仪曾、刘增琳、石京、钱琪、潘澈、吴函、周眉等等,都是他的挚友。他性格恬退,以师友为性命,当时四方宾朋来皋,只要他得知,就欣然载酒食过从,钱囊为之一空而毫无吝色,大有古人之风。他的弟弟范毅,也就是范贞仪的父亲,字子宏,是个国学生,也有文名。

范贞仪生于康熙二十九年(1690),她生而敏淑,四岁识字,七岁即能吟咏,父亲教之以《孝经》《女训》,过目成诵,女红之暇,潜心经史。范贞仪出生时,伯父范宣已经四十岁了,他非常喜欢这个聪明慧颖的侄女,特地请了如皋名士许纳陛来为她说诗,旁听的还有他的女儿范静仪。

范宣四十六岁时,还没有儿子,就偷偷娶了王氏于别墅,王氏生子二人,就是范捷与范景颐。由于范宣生子很晚,所以范捷兄弟早孤,年纪轻轻的范贞仪,第一次充当起先生的角色,她授范捷以《诗》、授范景颐以《左传》。后来,范氏兄弟成为如皋最有名的文人,名噪淮扬,只要说起当世的读书人,范氏弟兄独独推许这位堂姐,认为范贞仪的词翰远超时辈。

范贞仪的少女时代无疑是快乐且娴静的。她有《春草轩》诗云:“池塘春水碧盈盈,草乱莺飞雨乍晴。记得水晶帘影下,拥书曾作女书生。”又在《沁园春·忆春草轩》中写道:“最忆当年,膝下承欢,春风草堂。有桃花堤畔,锦霞晴灿,游鱼潭底,翠尾悠扬。一带疏篱,千层怪石,碧映琉璃水一匣。尤堪忆,是女为君子,学步书房。”此外,她在《百字令·怀母氏故居》中也记述:“拈花弄蕊,记绿阴、庭院静幽如许。一带浓阴,遮翠幕,绿映黛螺眉妩。红豆抛莺,春纨扑蝶,憨做娇儿女。珠帘晴卷,画堂春暖如雾。”

“拥书女书生”“憨做娇儿女”,这些都是她青春芳华最真实的写照。

十九岁那年,范贞仪嫁人了,她嫁到了高家。

高家也是当地的名门大族。范贞仪的公公高深,字赞两,号惜花主人。家有“绿雪山房”,湖山石径,名花异草,人号胜境。高深工诗擅文,时与张槎、陈谦、陈汉登、胡香山、姜任修、钱林林等辈为笔墨交,文坛诗社无虚日,著有《读易濡朱》《绿雪山房稿》《楚江吟集》。他的性格极为古温敦厚,人皆尊称

“赞两先生”,是皋邑有名的博学名儒。高深对范贞仪有四个字的评语——“女中颜闵”,把自家的儿媳妇比喻为孔子的弟子颜回和闵损,足见他的满意度。

范贞仪的丈夫高纁,字佩兰,号芳园,是个贡生,为高深的长子。他生而英异,读书一目十行。高深很器重他,教之天文地理。高纁不独文采斐然,还兼习武事,他是一个特别性情的人。高纁的叔祖父高严及其子高清都以军功起家,分别参加征讨耿精忠与噶尔丹叛乱,出奇计而立大功,军功卓越。高纁对这两位长辈非常敬佩,以他们为偶像,心向往之,曾在南原开辟了一条马路,养了一匹很神骏的马,经常驰骋如飞,顾盼自雄,很是潇洒。他有一首诗述说此事:“无花不旖旎,无柳不缠绵。匹马思游遍,江南二月天。”他的性格简单、单纯、热烈,但也正是这个性格害了他。他在扬州与人打了一场官司,结果得了一场大病,回家刚刚调理,恰逢他的母亲陆氏去世,哀过恸追,导致身体更加虚弱,没有多久就去世了,时在康熙五十六年(1717)九月初九重阳节,他吟“遍插茱萸少一人”而逝。那一年,范贞仪与高纁结婚九年,才二十八岁。

范贞仪与高纁两人感情很好,丈夫的去世让范贞仪痛不欲生,绝食要随高纁而去,众人怎么说都没有用。父亲范毅与范捷、范景颐来了,对她说:“上有耄父,下有弱子,仰事俯育,尔职也。读书识大义,奈何忘之?”范贞仪猛然警醒,这才打起了精神,勉进粥粥。

高深娶了两位妻子,与原配陆氏生有一子二女,一子即高纁,二女即高繁与高繁;与副室范氏生有三子一女,三子即高绮、高缓、高漠,一女即高繁。高纁去世时,范贞仪当时面临的家庭状况:公公高深的年岁渐高;高繁与高繁已经嫁人,高繁嫁给邑庠生吴开泰,高繁嫁给了冒辟疆的曾孙冒维楫;庶姑范氏年龄虽然不大,但她与高深所生的儿子年龄都很小,最大的高绮五岁、高缓才两岁,高漠与高繁还没有出生;范贞仪与高纁也生了三个儿子:高楷、高桐、高椿,年龄也十分幼小,老三高椿还是个遗腹子,他出生时,父亲高纁已经去世两个半月了。

范贞仪面对的是二老和两代幼孤——七个幼童。

命运隐于或明或暗的日子里,散发着令人捉摸不定的气息。雍正四年(1726),高深去世。三年后,庶姑范氏去世。没有多久,范贞仪的长子高楷又去世。就在高纁去世后的这十年里,范贞仪历经五丧,困难有如排山倒海,一下子压向了这位平日只知吟风弄月的弱女子,而范贞仪,终于显露出她的坚强与非凡。《如皋县志》这样记载:“茕茕在疚,两世无依,疾风暴雨,不寒而栗。氏一弱女子,身任其职,亦危矣哉!氏能拮据持家,智以防外,严以治内,丧葬婚娶,悉称礼宜。”短短的“拮据持家”四个字,包含了怎样的心酸?那些卧雪餐冰的往事,也许只有范贞仪一个人知道。

家道毫无悬念地中落了。范贞仪哪怕自己再艰苦,但对孩子们却是百倍呵护,特别对那几位小叔,格外的照顾。她说:“是吾先舅之遗也,何敢以艰难委!”范贞仪就像一件刀枪不入的软猬甲,体以刚毅,用以和平,为这个家庭挡住了所有的内侮外患与风雨晦暝。多年后,小叔高漠回忆长嫂的关心与体恤:“使予兄弟只知生成之乐,而复啼号之悲,则又人所及不闻者矣”。